

議 壇 報 壇 苦 樂

魯 莽 書 生 李 萬 居 之 六

鍾 楊 瑞 先

施 小 姐 的 幾 種 怪 癖

賢滯果然由重慶將施小姐及三個孩子乘飛機帶到上海，由上海坐船到臺灣來。施小姐行裝簡單，但有一把月琴，一幅油畫。她是富家女，雲南昆明人，小姐脾氣大，能作詩、能繪畫、彈琴。

萬居一見施莉俠也被賢滯帶來了，當然也很開心；昔日夢中的女神，但那少年時光的熱情，已經被時間之流，沖淡了，化做幻影；但友情尚可追尋。

施小姐長方型臉，大眼睛，鼻子不高，却有個會說話的小嘴。身材中等，昔日纏過足，不健美，但有可人處。從前在法國巴黎大學，專攻近代史。論學問，比賢滯好；論內在美，賢滯比她強。萬居為盡地主之誼，北投溫泉，陽明山，常有他們足跡。

不過萬居與賢滯成雙成對外出應酬時多，施小姐常感到寂寞。賢滯身材修長，皮膚白，眉清目秀，有貴婦人之風格。施小姐來臺灣是遊歷的，但為要保持法國大小姐脾氣，外出一定找人陪伴，最先是黃維揚陪，有時也找羅幹卿陪。羅乃

賢滯表弟，當時為新生報職員。他是行伍出身的軍人，覺得陪施小姐實在是苦差使。

「出外買東西要人陪；剃頭髮也要人陪，一剃就剃兩三小時。」

羅幹卿背後告訴別人，剃頭大約就是燙頭髮。

施小姐經萬居聘請：為新生報編譯，並且請她寫稿；她稿是寫了，可是末後加了個附註，令編輯先生難堪，那幾個字就是：

「一字不許更改。」

施小姐驕傲之處，可想而知。她在台北住了幾個月，覺得無聊，說要到上海去；萬居就尊敬不如從命，買了船票，送到基隆。

萬居正如賢滯所說：「很老實，不會變心。」

施小姐走後，萬居留法的同學張耕陽也來到滯園做客，正好與黃維揚共處一室。

不久，西端先生次子李茂林，也從北港來台北讀成功高中，與其兄共住一室。茂林與其兄都考取台灣大學，後來都去美國留學。

留 法 同 學 寶 島 盛 會

東北內戰烽火連天，萬居關心其內弟安全，

函電相催。於是鍾國元攜妻瑞先及三個孩子，也來滯園住半年多，然後搬到桂林路。不久，萬居南京時的同事，馬潤岸一家，也從香港來，在滯園中住。

賢滯上海的同學，劉光璧小姐，也來同住個時候。

萬居留法女同學，也是湖南才女黃蘊之，常常生病，賢滯也接來住一段時候。

萬居召開一次留法同學會，那時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及其原配夫人鄭毓秀，也是留法同學，到了幾十個人，盛會難逢。

賢滯的英語會話老師，密斯羅申，也曾住滯園。她是維也納人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掉一隻手臂；但她有堅強的求生意志，到處問：「你們要學英語嗎？」她通德文、法文、英文。

名建築師章翔（桃園國際機場設計人）攜其夫人孩子，也曾住滯園做客。

名記者陳爾靖，其父陳適生是王荳生表兄，曾為荳生機要人員。屬於萬居表甥侄，也住過兩年。

萬居有小孟嘗之稱。客人往往比主人多。大人在晚飯後，下棋、聊天、談詩、論文。冬天則

大家一起圍爐；夏天就一起花園中閒坐。融融樂樂，使大陸來臺親友，不覺寂寞；也使在臺親友，有個傾訴地方。當然，萬居常接見南部北港來的鄉親，在他是他的常課，因為他是議員。

滯園也常常宴客，門前轎車常排滿。正如紅樓夢小說中史湘雲說賈寶玉：「主雅客來動。」

黎烈文題字公論報

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四日，新生報奉命改組，萬居當選為董事長，而非社長；換句話說：大權已旁落，這年萬居年四十七歲。

萬居對辦報太熱衷，於是又辦一份民間報。因為新生報屬於省政府。為了公論報命名，也會費一番思考，先想叫正言報，又想叫正論報，終於叫公論報；黎烈文雖非公論報職員，然而對萬居從法國開始，就有一份深切友情，所以請黎烈文寫報頭三個大字，他先謙虛一番；後來就在一張大白報紙上，寫了好多個「公論報」三個字，任萬居挑選。黎烈文的書法娟秀之外剛勁有力。

萬居以最短時間，辦理募股登記，以中南部人士認股居多，後來訂戶也是南部居多。當然萬居自己也是大股東。就在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那天創刊。萬居擔任社長，發行人是陳祺昇，陳乃萬居在上海的同學。其內弟鍾國元為主任秘書，國大代表蔡雲程為總稽核。

編輯部陣容很強：鄭士鎔為總編輯，李福祥為副總編輯。名散文作家王聿均主編副刊「日月潭」其後聿均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。採訪主任為名記者于衡，臺大教授陳奇祿編臺灣風土人情版，袁方為副採訪主任。另外很多編

輯先生，記者先生都是大手筆，後來公論報停刊後，都轉入台北各大報館工作，真是「楚材晉用」。

萬居對職員工友，向來都很客氣，不問其黨派。每晚必定到編輯部走一趟。親切向諸位編輯慰問。社論他自己總要先看看。當時公論報的社論，是當時的翹楚。有些排字工人，是台大工半讀的學生。

於三十六年底，用很低的價格，即老台幣壹仟壹佰萬元，買下桂林路的印刷廠房。又商得當時警察局長李德洋同意，將盟軍炸毀的警察局桂林路四十二號宿舍，加以修建，做為職員宿舍。

不久，又買下一部舊吉普車，做為早上運報紙至火車站，及採訪之用。

這份報紙，曾風行全台灣。如果用擬人格寫法，把公論報比喻一個孩子的話，他是先天不足（資金不多），後天失調（奶水不够——週轉金不多）的人，儘管其老母（萬居）如何教他立志，成為傳播文化的人；又有學識豐富的編輯、記者做這孩子的老師，以心血栽培灌溉他，但是公論報，這孩子體弱多病，禁不起風吹雨打，艱苦備嘗。

公論報雖窮，但有報格。好像鄉下出生的大學生，雖然土頭土腦，可是不虛偽、不浪漫。沒有為了爭取多的讀者，來偷淫偷盜，登些低級黃色新聞，並且誇大描寫，雖然吸引了讀者好奇心，然而麻醉讀者，腐蝕人心，敗壞了國家社會風氣，而不自覺。

公論報副刊，也造就了許多作家。

戰鼓聲中上海勞軍

三十八年暮春，大陸局勢動盪不安，五月十四日，已經到上海保衛戰聲中。臺灣省各界為了對上海國軍表示敬意，由省議會、國民黨省黨部、立監委聯誼會、省政府十多個單位，組織了「台灣省慰勞團」，團員有李萬居、李翼中、林愷、李緞等十三人。大家互推萬居為團長。帶了香煙二百萬支，白糖十三萬磅，鳳梨三千六百罐，茶葉二十五大箱。於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時，乘中航公司的「空中霸王號」飛往上海勞軍。於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到上海機場。上海各界在麗都花園招待慰勞團，以茶會方式。

慰勞團在上海停留五天。萬居在上海，也會經與臺灣旅滬同鄉交換意見，當時看見臺灣旅滬學生，有十幾個人，在物價不斷波動下，生活都很苦；萬居也是苦學生出身，就把身上所有的錢，都掏出來，分給那十幾個學生。

五月十八日下午五時，完成任務，又乘「空中霸王號」回到臺北。

大陸局勢，正在一日數變，賢滯在家，嘴裏雖然不說，心裏却焦急得很。孩子們看見爸爸回來啦！一定帶什麼好吃好玩的東西；其實他的錢早已分給學生們了，當孩子們大叫：「爸爸！爸爸！」的時候，萬居也有點窘；摸摸衣袋，還有兩包口香糖，分給孩子們嚼嚼。拿破崙曾說：「即使是英雄，在自己孩子僕人前，也是平凡的人。」

此後也會到過金門。回來稱讚金門公路建設的好，不斷種樹，綠化了金門。

走遍山地訪問蔗農

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，由省議會組織山地訪問團，萬居擔任團長，馬有岳副團長，團員有謝漢儒等及當時記者多人。路程是自北而南，先後到角板、尖石、五峯、大安和平，仁愛（霧社）、仁義、吳鳳、三地十幾個山地鄉。到十月二十二日回台北。

十一月十八日起，又率團員訪問了烏來、太平、南澳、牡丹等山地鄉，又訪問了田埔等平地鄉。

萬居此時已四十九歲，身體有些發胖，走那些搖搖欲墜的鐵索吊橋，翻山越嶺，辛苦之至。

每到一個山地鄉，都找一位翻譯，表達我們中國人向來有「天下一家」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古訓；光復以後，歷任長官也關心山地同胞，有什麼問題，可以提出來。

山胞們聽了很興奮，紛紛發言。

歸來後，把各方意見加以整理。在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、十三兩日，舉行山地訪問團結束會議。綜合各地山胞意見，就教育、政治、經濟、衛生、警務五部門，分別擬就改革方案五十四條，請省政府參考辦理。據說省政府對這些意見很重視，已分輕重緩急，分別辦理。

三十九年春天，省參議會又組織「糖業訪問團」南下訪問台糖公司、製糖廠，及蔗農們。

這訪問團仍由萬居率領，議員有馬有岳、謝漢儒、殷占魁、林世南，和台糖公司的經濟研究室主任楊博清。

這訪問團在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到二十八幾

天中，先後到溪州、龍岩、北港、虎尾、新營、蕭壩、總爺、屏東八處糖廠，召開六次座談會。各地蔗農及農會人員都踴躍參加，而且熱烈發言。

大家認為甘蔗是兩年方能收割，如果利潤不高，大家都不太想種。三十九年可照預定產糖五十五萬噸，但四十年怕祇能收二十五萬噸左右，全省三十六所糖廠，恐怕無法維持。

訪問團回臺北之後，曾邀請生管會、臺糖公司、財政廳、糧食局、農林廳、各縣蔗農代表，舉行多次會議，萬居以副議長身份，提醒大家注意臺糖運銷問題。

三月十三日，省參議會歸納各方意見，擬訂三條二十二項辦法：一、保障蔗農生活：聯合運銷，增加農貸。二、臺糖公司改進事項：縮簡機構，提高效率。三、請省政府實行：砂糖自由出口，絕對禁止外糖輸入。這些方案提出以後，省政府及臺糖公司都很重視。四十一年又恢復五十多萬噸糖的產量。據說後來達到八十多萬噸糖產量。

對鹽業林業的關切

三十九年六月中旬，萬居又提出改善鹽業方案。便在七月十二日，組織鹽業考察團出發了。由萬居任團長，同行尚有謝漢儒、林世南等。在

四天當中，先後到布袋、鹿港、七股等鹽區，做實地考察，並邀請鹽民開座談會。本省當時有鹽民六千餘戶，連同家屬，共三萬多人。這些長年與海水為伍，胼手胝足的鹽民們，不斷向考察團訴說他們的願望。

考察回來後，在七月二十五、二十六兩天，

開鹽業座談會，提供改革方案，主張恢復精製鹽廠。

三十九年十一月六日，又組織林業考察團。回來後的第二天，省參議會，便請農林廳長徐慶鐘，財政廳長任顯羣，糧食局長李連春列席。會中萬居更提出：

四十年五月，此時萬居五十一歲。萬居隨黃朝琴為團長的澎湖考察團，到澎湖去考察。深入各小島，到湖西、白沙，根據當地情形，歸來後，擬就交通、飲水、糧食三大問題，請有關當局，設法改善。

在澎湖遭受強風暴雨，多停了幾天；回臺北後，就生了一場病。

萬居一向患鼻病，冷風一吹，就鼻塞。牙齒也不好，後來換了假牙。眼睛也欠佳，常到郭水泉眼科看病。後來又找振山眼科醫院看病。也是胡耳鼻喉科醫院常客。內科有病，有位田醫生，為他費許多心思。他的醫生朋友很多。

「造林與伐木，應求平衡；伐的多，造的少，那山不漸漸變成濯濯童山？工人待遇，應該改善。」

三十九年，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萬居又率領考察團，再度到太平山考察，前後共三天。

萬居回來和記者說：

「太平山林場，管理得很好；造林工作，做得不夠。林業是臺灣的生命線，無森林即無臺灣。」

有段時間，一些商人，聯絡部分議員，說這些林場包給他們開採，再給省政府一點稅錢；這

議案幾乎通過；那天萬居正好因事遲到，問旁的議員：

「你們方纔討論什麼？」

「說林場要包給姓林的那些人開採。」

「啊？」萬居大叫一聲。比人家開挖他的祖墳還憤怒。

「什麼人說要把森林包給私人濫開採？」萬居瞪眼，大呼大叫：「我研究過：世界各國森林，都是國家所有，怎麼可以屬於私人？方纔說什麼包給私人開，推翻！推翻！」他義正詞嚴；沒有人不贊成勇士直言。

萬居回家來，還提到此事；他愛國比愛家勝於一籌，一如王芃生。

不久又去參觀雲林、宜蘭的合作農場。

萬居向來好作詩，好讀書，好寫文章。可是光復以後，回到臺灣太忙，忙開會，應酬多，靈感少，詩文少有創作。有時從臺北返北港故里，空閒片刻，詩興一發，也有作品出現，下面就是他旅途上的作品：

南行車中即景 李萬居

沿途碧草盡如茵，綠樹青山更可人。

為愛故鄉風景好，菜根粗飯不辭貧。

臺中途中口占 李萬居

搔首方知歲月侵，卅年抱負記行吟。

浩然正氣今猶在，西望神州哭陸沉。

任何人都有鄉土的偏愛，在萬居心中更濃厚些，充滿愛國愛鄉梓的氣息。他的夫人賢濤，在

四十二歲那年，發現又有身孕了，心想已有二子一女，決定要到醫院人工流產。萬居堅決反對，理由很堂皇。他說：

「我回到臺灣家鄉來，我們再生個小孩，留做紀念。」

如此這般，賢濤在三十九年六月六日，在台北市特嶺街上海醫院，又生下一個男孩子，取名少禹，——因為那天是大禹生日。

賢濤本來在台北市婦女會擔任總幹事兼總務組長，因為要生產，把總務組長暫請陳尙文夫人——呂錦花女士代理；自此時起，呂錦花在婦女運動上，大顯身手，又做了「養女之母」。

賢濤後來當選台北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；又辦「蓮園」俱樂部。又跟人合辦「婦女工藝社」，在家時減少了，萬居悶得很，找傭人買兩元花生米喝酒，找朋友邊喝邊聊天；這兩元還是向傭人借的，他賺的錢都歸太太保管，典型好丈夫。

萬居無事也常讀書，也常讀注音符號；不會就問他的女兒，兒子。別人常取笑他：

「李先生：你常常讀注音符號，怎麼國語還說不好？」

「我的老師吳稚暉，他是注音符號的發明人，他的國語也說不好。」萬居微笑地答。

萬居從不跳舞，更不打牌。一年到頭，難得看一場電影。記憶所及：有一年外國羅申小姐請客，他與賢濤，內弟國元，同到成都路大世界看一場「亂世佳人」。萬居最大的娛樂：就是一邊吃喝，一邊暢談；再不然就是勞苦後的休息；還

有就是旅行。

不久，有臺南之行，又創作有兩詩：

西營海邊觀月 李萬居

漁燈晃漾水晶晶，明月翻從海底生。

我立黃昏微醉後，秋風涼露滿西營。

到了古都臺南；這古號東都的地方，古蹟很多。到了延平郡祠，留連徘徊，感慨良多，靈感不覺如泉湧，因此寫了一首七言律詩：

愛鄉愛國詩中見志

萬居向來好作詩，好讀書，好寫文章。可是光復以後，回到臺灣太忙，忙開會，應酬多，靈感少，詩文少有創作。有時從臺北返北港故里，空閒片刻，詩興一發，也有作品出現，下面就是他旅途上的作品：

南行車中即景 李萬居

沿途碧草盡如茵，綠樹青山更可人。

為愛故鄉風景好，菜根粗飯不辭貧。

臺中途中口占 李萬居

搔首方知歲月侵，卅年抱負記行吟。

浩然正氣今猶在，西望神州哭陸沉。

任何人都有鄉土的偏愛，在萬居心中更濃厚些，充滿愛國愛鄉梓的氣息。他的夫人賢濤，在

四十二歲那年，發現又有身孕了，心想已有二子一女，決定要到醫院人工流產。萬居堅決反對，理由很堂皇。他說：

「我回到臺灣家鄉來，我們再生個小孩，留做紀念。」

如此這般，賢濤在三十九年六月六日，在台北市特嶺街上海醫院，又生下一個男孩子，取名少禹，——因為那天是大禹生日。

賢濤本來在台北市婦女會擔任總幹事兼總務組長，因為要生產，把總務組長暫請陳尙文夫人——呂錦花女士代理；自此時起，呂錦花在婦女運動上，大顯身手，又做了「養女之母」。

賢濤後來當選台北市第一屆市參議會議員；又辦「蓮園」俱樂部。又跟人合辦「婦女工藝社」，在家時減少了，萬居悶得很，找傭人買兩元花生米喝酒，找朋友邊喝邊聊天；這兩元還是向傭人借的，他賺的錢都歸太太保管，典型好丈夫。

萬居無事也常讀書，也常讀注音符號；不會就問他的女兒，兒子。別人常取笑他：

「李先生：你常常讀注音符號，怎麼國語還說不好？」

「我的老師吳稚暉，他是注音符號的發明人，他的國語也說不好。」萬居微笑地答。

盜飲

不因盜飲始知名，風趣畢公早斐聲。

醉抱酒紅君勿笑，可憐今日幾人醒。

萬居因為愛國愛鄉梓心切，人又生性耿直，又是民意代表，所以發言批評時弊；可是因為他的建議，政治逐漸進步，社會也逐漸繁榮。有很多外國野心家，有些時候是以「記者」身份出現他的家中；知道他是留學法國的，因此用法語跟他交談，試探他對政府，甚至於國家元首的意見；萬居大義凜然，用法語很堅定表示：

「我擁護政府，更敬重 蔣總統；不是 蔣

有就是旅行。

不久，有臺南之行，又創作有兩詩：

西營海邊觀月 李萬居

漁燈晃漾水晶晶，明月翻從海底生。

我立黃昏微醉後，秋風涼露滿西營。

到了古都臺南；這古號東都的地方，古蹟很多。到了延平郡祠，留連徘徊，感慨良多，靈感不覺如泉湧，因此寫了一首七言律詩：

弔延平郡王 李萬居

三百年間一脈存，浩然正氣滿乾坤。

聲威永樹思明島，義烈長留鹿耳門。

澎湖怒潮猶有恨，嶼嶼千壁應歸原。

萍跡踏徧歐亞土，為覓靈方振國魂。

可知他為了國家，付出多少血淚，所以說萬居鄉土觀念比別人深些，比別人更濃厚些。

盜飲

不因盜飲始知名，風趣畢公早斐聲。

醉抱酒紅君勿笑，可憐今日幾人醒。

萬居因為愛國愛鄉梓心切，人又生性耿直，又是民意代表，所以發言批評時弊；可是因為他的建議，政治逐漸進步，社會也逐漸繁榮。有很多外國野心家，有些時候是以「記者」身份出現他的家中；知道他是留學法國的，因此用法語跟他交談，試探他對政府，甚至於國家元首的意見；萬居大義凜然，用法語很堅定表示：

「我擁護政府，更敬重 蔣總統；不是 蔣

有就是旅行。

不久，有臺南之行，又創作有兩詩：

西營海邊觀月 李萬居

漁燈晃漾水晶晶，明月翻從海底生。

我立黃昏微醉後，秋風涼露滿西營。

到了古都臺南；這古號東都的地方，古蹟很多。到了延平郡祠，留連徘徊，感慨良多，靈感不覺如泉湧，因此寫了一首七言律詩：

弔延平郡王 李萬居

三百年間一脈存，浩然正氣滿乾坤。

聲威永樹思明島，義烈長留鹿耳門。

澎湖怒潮猶有恨，嶼嶼千壁應歸原。

萍跡踏徧歐亞土，為覓靈方振國魂。

可知他為了國家，付出多少血淚，所以說萬居鄉土觀念比別人深些，比別人更濃厚些。

總統當年堅持抗日，我沒有辦法回家鄉臺灣來。

像外國「顛覆」專家，來找萬居煽動的，不止一次，萬居都以堅定愛國態度，拒絕野心洋政客游說，事後他跟家中人表示：「我對內批評是為愛國；外國人來訪問我，問我對政府意見，我就表示：我絕對擁擠政府。想讓我做漢奸，休想！」

萬居可敬可愛處，由此可見一斑。不是飽讀經書，萬卷在胸的讀書人，恐怕無法禁受外來力量的考驗；尤其萬居常在窮困的時候，把孟子所說的義與利分辨清楚。

振興水利造福鄉里

民國四十年六月，雲林縣北港完成一項水利工程，就是大堤防和排水溝的竣工，大家都稱頌萬居造福地方，因為這一百多萬水利費，是他在省議會爭取來的。這年萬居五十一歲。

原來北港的四湖、口湖、水林三鄉，地處臺灣沿海，多少年來，颱風季節，容易遭受海水倒灌，農作物不能豐收。日據時期修的排水溝，已經淤塞不通。

萬居多方奔走，爭來了預算。北港牛挑灣溪興建堤防和排水溝，共需一百八十萬。結果由水利局補助六十萬，台糖公司補助六十萬，嘉南圳補助六十萬，於四十年二月動工，四十年六月下旬，完全竣工。

總計修排水溝十七條，長五六、一六二公尺；堤防六處，長二一、七四四公尺，填土數量一〇三、三四二立方公尺，工程受益面積共三四、

二八九公頃，總工程費一百七十七萬二千元。

萬居後來又奔走為雲林縣口湖鄉成龍村修了一座大橋。總共工程費二百餘萬新臺幣。

可是萬居的故里北港梧北村，仍是泥濘的黃土小路，他出生的草寮（茅屋），在梧北村九十二號，仍是牆可以透過風雨。祇有屋後有棵大樹，綠意盎然，有兩三層樓高，婆婆搖曳，彷彿有萬居的英姿與俠逸之氣。

議壇老將街頭競選

臺灣省有參議會，萬居是三十五年四月被選出的參議員。到了民國四十年，經行政院公佈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和選舉辦法，所以要改選。

於民國四十年十月，萬居由臺北回北港家鄉競選。這次是間接競選。即由縣市議員來選省議員。拙於財力的萬居，處勢很窘。也許上天照顧僕人，民衆愛戴他，每次都以高票當選。歷屆萬居當選票數如下：

四十年十月三十日（間接選）計得十三票當選。
四十三年四月三十日（普選）得票四萬零五百四十九票。

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（普選）得四萬一千零二十一票。
四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（普選）得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二票。

五十二年五月一日（普選）得五萬一千四百二十一票。
除掉間接選那次外，每次都得四五萬票。這

些票，得來非易。北港的媽祖廟，可與臺北市的龍山寺媲美，是人口集中，政見發表的場所。選舉行情，可以在這裏預先規知；所以競選人也在這裏，熱烈發表政見。

北港媽祖廟，是萬居熟習的地方，幼年曾在這裏賣過番仔豆。每次競選，都又來到媽祖廟前，用家鄉話發表他的政見，請家鄉父老兄弟姊妹惠賜一票。

有次在宣傳車上，一聲聲拜託地方父老惠賜一票；路旁一位從臺中進香的旅客說：

「李萬居在北港，還要大呼小叫地來競選，實在很可憐；下次請他到我們臺中去，不要他這麼艱苦，也一定讓他當選。」

萬居每次競選，都沒有花什麼錢，其實他也無錢可花，湊一些登記費，再坐車回去；好在南部人好客，這家吃吃，那家喝喝，妙手空空南下，回台北還大包小包帶回來，什麼香蕉餡、新港餡、花生土豆的。

雲林縣李氏宗親，是萬居最大票源，還有西端先生在當地教幾十年的書，受教於西端先生門下的學生及家屬，也會自動投萬居的票，還有各階層有識之士，及地方上素來擁護他的同鄉，都無條件投票給他。

民國五十二年四月，萬居最後一次競選。他已經住過幾次醫院，貧病交加之後，公論報已停刊了。眼看登記時間就要截止，故鄉人士派代表，到臺北來敦請他繼續出來競選；萬居祇有向內侄女鍾印安借幾千元，然後叫李水波先回雲林登記、領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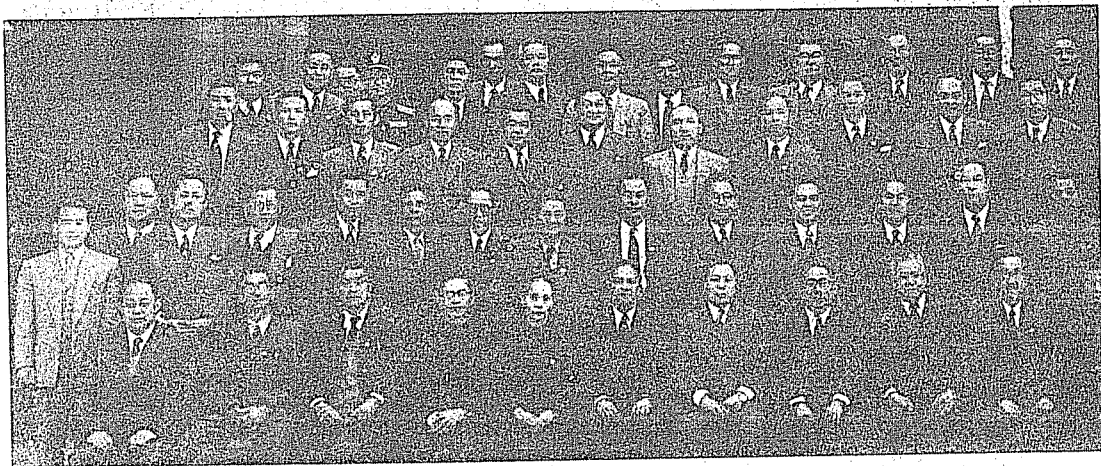
鍾楊瑞先

魯莽書生李萬居

插圖

（上圖）民國四十四年十二月李萬居（前排左二）與省議會議長黃朝琴（前排右六）及全體議員合影。

（下圖）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台灣省議會全體議員與政府首長合影。前排右四為議長黃朝琴，前排左李萬居，二排左為秘書長薛人仰。





(上圖)李萬居(左)任公論報發行人時與國軍退役役官兵輔導會主委趙聚鈺(中)參觀橫貫公路留影。(中圖)報壇巨擘曹聖芬(前排右三)胡建中(前排右七)馬星野(前排右八)李萬居(前排左六)等合影。
 (下圖)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台灣省參議會開幕典禮攝影留念。前排右五起：李萬居、彭孟緝、魏道明、黃朝琴。

忠行

